



回眸98岁老红军马章锁的军旅岁月——

军号声声撼山河

■本报记者 单慧粉 特约记者 路波波



左图：马章锁近影。上图：马章锁上世纪50年代前影。受访者供图 制图：卢硕

左手叉腰，右手持“号”。昂起头，98岁老红军马章锁以标准的司号员姿势演示军号吹奏。那份激昂，让记者动容。

“父亲不常说他在部队的事。”小女儿马淑芳说，只是常在饭前饭后或父亲下楼锻炼的时候，听到他哼起嘀嘀嗒嗒的调子。

“我没有为国家作啥大贡献，而且都是过去的事了……”这些年，不喜张扬的马章锁很少提及自己的革命经历。年岁渐老，马章锁有关战斗细节的回忆，已在时光中化作遥远的“光点”。然而，提起80多年前当司号员的经历，他的记忆立刻清晰起来。

“为穷人战斗的事业是多么神圣，比吃饱饭的意义更大”

1924年，马章锁出生在宁夏盐池一户贫苦农家。7岁时，母亲因病去世。不久后，做货郎的父亲在走街串巷中“不知所踪”。年幼的马章锁和两个姐姐靠放羊艰难度日。

直到12岁那年，马章锁意识到，“外面的世道变了”。1936年，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驻扎在盐池境内，派出小分队到各村宣传抗战形势，动员群众当红军打鬼子，保家卫国。

“我那时年纪小，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讲的道理。”抱着“跟红军走能吃饱饭”的单纯想法，马章锁和两个伙伴一起报名参军。

起初，部队首长见马章锁年幼体弱，将他分到骑兵团团部，后来又调整

到卫生队。目睹红军打土豪、分田地、护百姓，为穷人战斗的激情在马章锁胸中燃烧，他执意要去“能扛枪打仗的部队”。

“你这么小，上战场不怕牺牲？”

“不怕！你们咋打仗，我就咋打仗！”

马章锁的坚决，打动了上级领导。他被编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，成为一名通信兵。

1938年，年长了两岁的马章锁个头高了，力气也足了。他跟着通信参谋学习吹奏军号，担任司号员。

彼时，全民族抗战的大幕已经拉开。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大青山地区，创建发展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，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。面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发起的疯狂扫荡，马章锁所在部队开赴绥远，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共同抗战。

“那天，我和战友冲进一个院落时，看到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上正挑着一个小孩子……”忆及往事，马章锁几度哽咽说不出话来。

军号泣血。“我一下子感受到为穷人战斗的事业是多么神圣，比吃饱饭的意义更大！”马章锁把至纯的革命信念，系进军号上飘扬的红旗里；把对敌人的痛恨，融进奋力吹响的号声中。

“司号员与司令员一字之差，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”

马章锁曾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。有一次，骑兵团行军途中路遇土匪。“司号员！”团指挥员康健民向马章

锁喊道，“听我命令，三连冲锋，二连待命！”事发突然，刚担任司号员不久的马章锁一时紧张，把军号吹成了“二连冲锋、三连待命”。幸亏康健民发现及时，重新下达了命令，才有影响战斗进程。战后，康健民严肃批评马章锁：“再发生这样的事，非杀你的头！”

康健民的话如一记重拳，直击马章锁心底。再次拿起军号时，他感到沉甸甸的分量。“司号员与司令员一字之差，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。”马章锁意识到，军号是一支部队的“传令官”，司号员工作出一点岔子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许多战友的生命。

“任何情况下，都要把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。”自此，马章锁一门心思练本领，想方设法学习吹奏军号的技巧。

冬日清晨，战友们还在睡梦中，马章锁已早早起身来到山头，迎着凛冽的寒风练习。他的嘴唇被军号磨得肿了消、消了肿，每次训练结束，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。后来，马章锁的号声再没出过一次差错。

“战场上，司号员是很危险的岗位。每一次发起冲锋，司号员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，以号令调动部队。”马章锁说，冲锋号一响，敌人的火力闻声而来，先朝司号员的位置打。马章锁已记不清，他熟悉的各营连司号员中，有多少人倒在他们自己吹响的冲锋号的余音里……

“小小子，我记得你是我的司号员！”

“没错，当时您差点一枪崩了我。感谢您手下留情……”

多年后，马章锁与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康健民重逢。回忆当年那次失误，两人谈笑风生。当烽火硝烟散

去，在旁人看来，那是一段遥远的回忆。对于亲身经历过战争凶险的两位老兵来说，那是留在心灵深处难以抚平的痕迹。

在另一个“战场”吹响“冲锋号”

与许多老兵不同，多年来，马章锁没有特别珍藏的军旅老物件，甚至连那把陪他征战多年的军号都没有留下来。

“他也觉得有些遗憾。”马淑芳告诉记者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跟着部队走南闯北，一直奋战在国防工程建设一线，“打起背包就出发，哪里需要哪安家，来不及收拾太多的行李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将士从抗美援朝战场归国的马章锁，在另一个“战场”吹响“冲锋号”。

当时，马章锁所在部队秘密开赴大漠深处，执行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和原子弹试验场建设任务。

“广袤戈壁滩上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声，部队官兵和施工人员昼夜在建筑工地上忙碌。”马章锁回忆，为“两弹”做窝的过程并不容易：冬天“黄毛风”一刮，寒冷刺骨；春秋季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；夏天，毒辣的太阳仿佛总不落山，晒得大地如同蒸笼。“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提前完成了外国专家口中‘不可想象’的任务。”马章锁自豪地说。

那些年，马章锁跟随工程兵部队转战南北，围山开路。如今，许多工厂、公路仍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“住帐篷，喝苦水，斗风沙，父亲把‘以场为家，以苦为荣，死在戈壁滩，埋在青山头’作为自己的誓言。”后来，追随父亲脚步来到新疆马兰基地服役的马淑芳，愈发深刻体会到父辈的筚路蓝缕。马章锁曾专门到部队看望女儿，马淑芳至今记得，那天，父亲骄傲地对她说：“看，你们住的房子走的路，都是我们当年修建的。”

1978年，担任原第二炮兵工程技术总队副总队的马章锁，调回宁夏担任原南军分区顾问。“我是从贺兰山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。从大字不识一个的‘泥腿子’成长为军队干部，离不开党组织和这片热土的培养。”他教育3个女儿，要永远跟党走、世代报党恩。

2018年10月1日，国庆节。清晨6点，一声嘹亮的军号，划破宁夏军区银川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的宁静。那一天，我军恢复司号制度，军号重新在军营响起。

“听到阔别已久的军号声，父亲十分激动，鼓着腮帮，瞪大眼睛，好像又回到多年前的战场……”马淑芳说。



41岁的李文强，从事过两项“水火不容”的工作。

2001年，20岁的李文强从家乡甘肃应征入伍，成为原武警北京消防总队一名消防战士。在部队服役的几年里，他紧握手中的消防水枪，近千次往返火场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2007年，李文强脱下军装回到家，来到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，换上工装到焊工这个“许多人不愿意干”的岗位报到。他手握不起眼的焊枪，一步步成长为焊工行业的“大国工匠”。

“焊工这个工种虽然辛苦，却是核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我选择了这一行，就要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。”尽管工作环境恶劣、劳动强度大，要忍受火花灼烫和烟尘熏烤，工人出身的李文强依然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。

李文强回忆，初入车间，他首先接触的是“电弧焊”技术。他忍受着刺眼的电弧光、刺鼻的气味练习了没几天，裸露在外的皮肤就开始脱皮，崭新的工作服也被四溅的火花“烫成筛子”。

一同进厂的许多同事都向上级提出转岗申请，一心要把技术练精的李文强却在心里跟自己较劲：“当消防兵时到火场救人，我没有后退一步。现在也是一样，一定要跟师傅好好学，决不当逃兵。”

电焊是个技术活，易学难精。要想练好手艺，只是不怕吃苦还远远不够。李文强把满腔热情倾注在工作上，白天跟着师傅到生产线检修，夜晚钻进车间挑灯夜战练技术。狭小闷热的焊接间成为李文强的“练兵场”。平焊、横焊、立焊、仰焊……一招一式，他都仔细琢磨，技术日臻成熟。

2011年，李文强在公司组织的焊工专业技术比武中崭露头角，获得焊接技术第一名。此后，他4次蝉联冠军，并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焊工技能大赛，成为领导同事公认的技术能手。

2017年，李文强被推荐代表中核集团参加“一带一路”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。备战期间，他连续18天，每天进行12小时的高强度训练，完成11种不同焊接位置1000多个试件的焊接操作。凭借扎实细致、敢打硬仗、顽强拼搏的军人作风，在国内外高手云集的大赛中，李文强最终获得个人第八名和团体银奖的佳绩。

从“工人”到“工匠”，在钻研技术的道路上，李文强从未止步。某产品生产核心设备属于精密设备，结构复杂，大量零部件需要手工焊接。李文强带领科研小组集智攻关，一次次失败，再一次次尝试，最终成功掌握该设备的自主加工制造技术，填补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。

李文强说，未来还将继续坚守在作业一线，“我愿做一朵炽热的焊花，一如既往焊好人生每一个焊点。”

「愿做一朵炽热的焊花」

全国「最美退役军人」李文强——

杨柳茵 陈降明 何国兴

样需要依靠集体力量。担任单位焊接实操培训指导师后，李文强将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员工。他的徒弟中已有5人取得电焊工高级技师资格。

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技术能手、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……从业15年，李文强收获多项荣誉。“择其一事，忠其一生。”李文强说，未来还将继续坚守在作业一线，“我愿做一朵炽热的焊花，一如既往焊好人生每一个焊点。”

上图：李文强进行焊接作业。作者供图

94岁抗美援朝老兵、一等功臣宋良友——

铭刻心底的三组数字

■李鸿宇

“27, 81, 241”，这是抗美援朝老兵宋良友常挂在嘴边的一串数字。

几年前，宋良友罹患脑萎缩，生活难以自理，语言能力衰退，连子女都不认不清。唯独提到这串数字时，他就恢复了“精神”——不由自主地抿紧嘴唇，甚至流下眼泪。

这串数字，正是我所在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前身部队的番号——宋良友曾服役过的原第27军81师241团。前不久，我来到宋良友家中，代表单位看望慰问这位老前辈、老英雄。

“很多事、很多人俺爸都想不起来了，就是部队番号记得非常清楚。”宋良友的大女儿宋华带我来到卧室，轻轻握住躺在床上的父亲的手。

“宋爷爷，您听得清我讲话吗？”看着老人慈祥平静的脸庞，我大声与他交流。“我来自您的老部队，原第27军81师241团。”我拿出单位印制的画册，指着

“淮县团”“十人桥班”等内容一页页翻给他看。

看着一张张记录老部队战斗、工作、学习的照片，宋良友眯起了眼睛。盯着这些照片，他的眼眶渐渐湿润。

一等功2次，三等功2次，这是宋良友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功。然而，2019年之前，即使是老人的子女，对他的立功经历也了解不多。

2019年，安徽省淮北市进行全市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，宋良友的子女帮父亲在表格中填写的“曾入朝作战立功”，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。查阅档案后，他们发现宋良友曾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。顺着线索寻找，老人“尘封”的军旅岁月才被完整地梳理出来。

1949年，宋良友参军入伍到原第27军81师241团。1年后，和战友们坐着闷罐火车奔赴朝鲜时，宋良友已是尖刀班

班长。

宋华告诉我，在朝鲜打仗那几年，父亲身上留下大大小小20多处伤疤，“有一处比较大的伤疤在右腹部，有8厘米长，是被炮弹炸伤的，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”。

1950年冬天，宋良友所在部队奉命在长津湖北部的新兴里集结，与兄弟部队围歼著名的“北极熊团”。总攻命令发起后，宋良友与早已埋伏好的战友们一起，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。一番激战过后，宋良友所在连队的连长、指导员和排长均不幸牺牲，只剩下他和几名战友坚守在阵地上。身为班长的宋良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指挥任务，和战友誓死守卫阵地。为节约弹药，宋良友组织战友诱敌深入，等敌人靠近时突然发起攻击。3天里，他们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。

敌军发起猛烈轰炸，一枚炮弹落到

宋良友附近。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浪，让他瞬间昏迷过去。醒来时，宋良友感到腹部剧烈疼痛——他的右腹部被炸出拳头大小的窟窿，棉衣被鲜血浸透。来不及多想，宋良友把流出的肠子塞回去，用衣服缠紧伤口，忍着剧痛爬回阵地。

随着我方援军的到来，阵地守住了。在后方医院，宋良友历经1天1夜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。因为在战斗中表现英勇，宋良友荣立一等功，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。身体还未彻底痊愈，宋良友就向组织提出重返战场的请求。不久后，他再次投入战斗。

将父亲扶出卧室，宋华慢慢地帮父亲活动身体。她告诉我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宋良友复员回乡，放弃了组织在工作上给予的照顾。申请前往条件艰苦的安徽淮南大通煤矿，“干翻砖的活”。1958年，他主动报名北上支援淮北烈山煤矿，成为一名煤矿工人。

“俺爸在矿上工作时，是大家眼中的‘怪人’。他下矿挖煤时，即使热得浑身是汗，也从不在矿上洗澡，就是为了不让工友们发现他受过伤、立过功。他总说，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，自己没资格再去享受特殊待遇，不想给国家添麻烦……”

天色渐晚，我向老前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准备道别。此时，老人静静坐在客厅，目光澄澈而明亮。

“27, 81, 241……”他的嘴里，还在嘟囔着那3组数字。



连日来，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官兵、文职人员与老干部通过集体学习、个人自学等形式，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。

张晓玥摄